

卷之四

焦氏類林卷之五

豪爽

子高遊趙與鄒文季節相善及將還諸故人訣既畢
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抗手高揖
而已其徒問之高曰始吾謂二子丈夫也乃今知其
婦人耳人豈鹿豕也哉而常羣聚乎

孔叢子

袁盎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
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謂盎曰吾聞劇孟

建業

焦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盜曰劇孟。雖博徒然。毋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共有。夫一旦。有急。扣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益。

傅介子年十四好讀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何能坐事散儒。西京雜記

索勸字彥義。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酒泉燉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召善鄯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汪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凌冒堤。勸厲聲曰。

王尊建節。河隄不溢。王霸精誠。滹沱不流。水德明古。

今一也。勸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陳被仗鼓譟。謹叫。

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胡人稱神。水經注

馬援斬徵側。傳首洛陽。封新息侯。乃擊牛醢酒。勞饗。

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天。

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

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但。

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

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

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

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

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
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
使理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亦然

承後漢書

馬實曰幸生盛明之世免甄瓦之資託爲丈夫當建
名千載不可爲空生徒歿之物穢天地之間

同上

吳郡王閔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閔拔劍斫水罵伍
胥風濤得濟

同上

陳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後許汜與劉備竝在荊州牧

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
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
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
床臥使客臥下床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
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
采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
何但上下床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
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堵陽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真側水謂之白馬
塞孟達爲守登之而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

魚氏類本 卷之五
更失之乎爲上堵吟音韻哀切有惻人心今水次尚
歌之水經注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
舞稍數迴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

桓南郡作詩或時思不來輒作鼓吹旣而思得云鳴
鵠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曹景宗旣賈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
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劈礮聲箭如餓鴟叫平澤
中逐麋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
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

至今來揚州作賈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

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念此邑邑使人

氣盡

習鑿齒與桓泌以才氣相推鑿齒罷滎陽郡歸與桓

書曰吾以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

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

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

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

日撫乘躊躇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髮裴

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瑣瑣常

流碌碌凡士焉足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

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盛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想其爲人况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此一時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竝爲景行乎當時賞其風期俊邁

劉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

晉載記

荀濟負氣每謂人云會楯上磨墨作檄文

劉裕次山陽聞何無忌敗績卷甲兼行將渡而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有天命風當自息若其天不助舟

覆溺何足爲怪卽命登舟舟移而風自息

三十國春秋

李苗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之請出長安諸葛不許太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嘗不咨嗟絕倒

高恭之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賢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

慕容儼少見潘樂長揖而已或勸屈節儼攘袂曰吾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能拜人

宗慤荅叔父少文問所志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王融爲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
過朱雀航聞人爭路乃椎車辟曰車中乃可無七尺
車前豈可無八騶

桓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丕
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
之伎何異犬羊乎

王斌初爲道人有才辯能唱道而不修容儀嘗弊衣
於瓦官寺聽雲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惟僧正慧超
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罵曰那得此道人
祿歟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既有叙勲僧

正那得無隊父道人不爲動而撫機問難辭理清舉
四座屬目

齊神武令諸子各理亂絲文宣獨抽刀斬之曰亂者
須斬

王彥深不爲羣從所禮常懷恥慨欲以將領自奮每
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王儉當朝蕭琛年少未爲儉識自負其才氣候儉宴
於樂游乃着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其座儉與語大
悅

周文育少時父使人寫蔡邕勸學及古詩遺之文育

不省曰但知有大槩耳誰能學此取富貴

楊纂每云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懷豈不沮人雄志

高昂與鄭嚴祖握槩劉貴召嚴祖昂不時遣枷其使使曰枷時易脫時難昂卽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難之有賢不敢校

高昂龍準豹頸姿體雄異少不尊師教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

煬帝遼東之役麥鐵杖請爲前鋒顧醫者吳景賢曰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頰瓜蒂歎鼻瘡黃不差而臥灰兒女掌中乎將度遼呼三子曰阿奴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爾當富貴惟誠與孝爾其勉之

來護兒幼卓犖讀書至擊鼓其鏜踴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捨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曾爲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事筆硯乎遂覽兵法曰此豈異人意也

李白見玄宗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

魚尾類本 卷之五
陳子昂初入京不爲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
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千緡市之衆驚
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
里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
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爲
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
徧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

司空表聖甚爲王重榮父子所重嘗爲重榮作碑贈
絹素千匹表聖致虞鄉市中人得取之一日都盡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流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

好夢
下衣服極敝命屈之與語大奇之曰以君才識必自
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貺之客亦不讓登舟
奴婢偃蹇者輒鞭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張徐州也
幽閒鼓吹

歌者袁絢嘗從子瞻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四壁
一碧無際加江流傾湧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妙高
臺命絢歌其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歌罷公自起舞

任達

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

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 桓譚新論

衛端木叔藉其先貲放意所好及病無藥石之儲禽滑釐笑其狂而段干生以為德過其祖賜

東方朔為郎常侍中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皆以為狂朔曰如朔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楊王孫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亾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屍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 按西京雜記楊王孫名貴史失其名

鄭泉博學有奇姿而性嗜酒閒居嘗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肥甘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 吳志

鄭泉嗜酒臨卒謂其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阮嗣宗宏達不拘禮俗口不論事自然高邁兗州刺

想殺

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

魏氏春秋

阮籍嗜酒荒放露頂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爲通次者名之爲達

王隱晉書

伯倫肆意放蕩以宇宙爲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遊一世

名士傳

王尼蚤歲喪妻有一子貧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

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

謝安縱心事外踈畧常節每畜女伎携持游肆王坦之嘗以書規之安荅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爲聊以自娛耳若潔軌迹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嘗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道未易爲人

宋明帝文章志

陶潛性真率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君且去

蕭恭從容謂梁元帝曰下官歷觀時人多不好權興

真真

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
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放水肆
意酣歌也

蕭介性高簡少交游惟與族兄琛從兄眎素及洽從
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以比謝氏烏衣遊

沈慶之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則與
馬爲三無人則與馬爲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

謝幾卿性通脫預樂遊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
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自

文宣賜陸法和奴婢錢帛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

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
日醉一日病酒

韓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賓客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
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
反故紙乎

李行之臨終口授墓志以紀其志曰隴西先生行之
以某年某月某日終於某所年將六紀官歷四朝道
叶希夷事忘可否雖碩德高風有傾先構而立身行
已無愧夙心以爲氣變則生生化曰歿蓋生者物之

用灰者人之終有何憂樂於其間哉乃爲銘曰人生若寄視灰如歸茫茫大夜何所是非言終而絕

劉含度性虛遠有氣調風流跌宕名高一時嘗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惟重目前所見李元忠雖居要任不以物務干懷惟飲酒自娛時欲用爲僕射或言其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操聞之請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

梁忠烈世子性愛林泉特好散逸著論曰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

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常在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墮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世如脫屣耳

張融臨終與子書云吾生平行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以吾平生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閣

張天錫在北數游宴園池頗廢政事時有諫者天錫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

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凶
狡之徒若引申觸類庶無遺漏矣

袁粲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爲丹陽尹郡南一家
頗有竹石粲徒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
得主人出笑語歡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
袁尹又嘗步履白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
飲明日此人謂被知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
相要耳竟不與相見

陳暄嗜酒沈湎兄子秀憂之致書諷諫暄答云昔周
伯仁渡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

杯吾不以爲多吾嘗辟酒猶水也可以濟舟亦可以
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
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
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何水曹眼不識杯斝吾口
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
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
無多言非爾所及

司馬消難因暇尋高季式酣歌留宿旦日重門竝關
消難固請去季式曰君以地勢脇我邪消難拜謝請
出終不許酒至不肯飲季式索車輪括消難頸更索

自括頸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笑而從之乃皆脫車輪更留一宿

邢邵脫畧簡易有齋不居坐臥常在一小屋果餌之屬常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士無賢愚皆傾接對客或解衣擇虱且與劇談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閣爲犬所吠言畢輒撫掌大笑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無功荅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號斗酒學士

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王無功求爲大樂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無功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歿其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歿無功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遂棄官去

韓朝宗爲山南采訪使謂孟浩然間代清律寘諸周行必詠穆如之頌因入奏挾與偕行先揚於朝約日引謁及期浩然會友生文酒講好甚適或日子與韓公諾而怠之無乃不可乎浩然叱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違恤其他遂畢席不赴

王士源浩然集序

裴度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歿時至則行

裴令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
未成軟碧池繡魚尾未長漢書未終篇爲可恨耳

遺話

晉公

司空圖預爲壽藏故人來者引之壙中賦詩對酌人
或難之圖曰達人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此中公
何不廣哉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歲時
村社會集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曾無傲色
馮惟一爲太常頗不得意以杯酒自娛每朝士宴集
雖不召亦常自至酒酣卽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
舞時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絕

韓熙載肆情坦率不持名檢伎樂殆以百數所得月
俸盡散諸姬熙載敝衣芒屨作瞽者持獨弦琴俾舒
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爲笑樂

右補闕正已四十四致仕預製棺題曰永息菴置諸
寢室人勸移之僻地曰吾欲見之常運死想滅除貪
愛耳

李愚告人予夙夜在公不曾爛遊華胥國欲於洛陽
買水竹作蝶菴謝事居其間菴中當以莊周爲開山
第一祖陳搏配食然忙者難爲注籍供職

范忠宣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間

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
獨存亦何足樂

子瞻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
水無際淒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邪已而思之天
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
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
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逕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
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
此可爲一笑

周公謹諸人邀趙子固各攜所藏書畫放舟湖上相

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雜騷旁若
無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艤棹茂樹間指林麓最幽
處瞪目絕叫曰此是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鄰舟
數十皆驚歎以爲真謫仙人

慎伯筠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尊及
置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
杯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盡各散
河陽釋法常性英爽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即
熟寢覺即朗吟曰優游麴世界爛熳枕神仙謂人云
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

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焉蕩蕩焉樂其可得而量也。轉而入於飛蜚都則又蒙騰浩淼而不思覺也。

寵禮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說苑

范蠡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越王令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國語

董仲綬知為儒臬。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奇律。是

以鍾離產公。以編戶之民受珪璧之敬。論衡

孝成帝翫弄衆書。善楊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又

以桓君山藏書多。待詔門下。時人語曰。玩楊子雲之

篇。樂于居于室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

帝。嘗謂祭彤可屬以重任。從東巡守。過魯。坐孔子講

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

侮也。

鄭弘為太尉。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

見弘。曲肱自卑。明帝問知其故。聽置雲母屏風。分隔

其間。由此為故事。謝承後漢書

肅宗詔黃香詣東觀。讀所未見書。香後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帝會中山邸。迺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

王郎剛猛。能解盤牙。破節目。考驗楚王瑛謀反。連及千餘人。事竟。引入詰問。無謬。一見賜御筆墨。再見賜佩帶。三見除司徒西曹掾。

陳留耆舊傳

馮豹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敕令勿驚。

范曄漢書

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

皆拜伏廷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焉。令左右讓之。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卽歛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顧謂坐中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請爲諸君。河南尹羊陟。知壹非常人。明旦大從車騎造壹。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幕。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坐。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玉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

太守者。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蔡邕才學顯著。賈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座。聞王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當盡與之。

呂蒙病發。孫權迎置所館之側。所以治獲之者萬方。時有加减。權為慘感。欲數見。又恐其勞動。常壁瞻之。

見少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喏。夜不能寐。

病中瘳。為下敕令。吳錄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明帝一日引於廣室。慨然言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擬議辭避。帝曰。方與君善語。復何事謙挹。

羊元敬嘗詣謝混。謝拂席易衣。然後見之。時康樂在坐。退告宣遠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由此益知各賀琛進見武帝。語輒移晷。省中為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閑雅。故人呼之。

史寧遣使詣周文請事。周文以所服冠履衣被弓甲等賜寧。語其使曰：爲我謝涼州孤解衣衣公。善始善終。無損功名。

後主晏東宮。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卽手授譏。後主幸鍾山開善寺。召从臣坐寺西南松林下。敕張譏豎義索麈尾。未至。勅取松枝。手以授譏。陳書

韋綬在翰林。德宗常至其苑。韋妃從幸。會綬方寢。學士鄭綱欲馳告之。帝不許。時適大寒。帝以妃蜀纈袍覆而去。唐書

王起。文宗時侍講。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卽以榜子寫對。故起著口宣十卷。

李訓講周易。時方盛夏。文宗命取水玉腰帶辟暑。犀如意賜之。曰：如意與卿爲談柄。

真宗祀汾陰。召華陰處士种放不至。問使者云：臣到放所居。適于草廳中看画水牛。詔闕行在所得古画四十餘軸。悉賜之。

宋學士王珪。召對藻珠殿。設紫花墩。命坐。珪英宗挽詩。曾陪藻珠殿。獨賜紫花墩。紀此事。

企羨

趙咨拜東海相。道經滎陽，令曹暘迎謁，不爲留。暘送
至亭，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
爲天下笑。」卽棄印綬，還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爲
時人所貴如此。

張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
客慕之，自父黨宿儒，偕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
止。黃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俟過客往來之利。
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
山南遂有公超市。

益州刺史董榮，圖畫譙周像於州學，命從事李通頌

之曰：抑抑譙侯，好古述儒，寶道懷真，鑒世盈虛，雅明
美迹，終始是書。我后欽賢，無言不譽，攀諸前哲，丹青
是圖。嗟爾來葉，鑒茲顯模。

六五部老百舊傳

郭林宗來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
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
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松喬之
在霄漢。

鄭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爲北海相，欲其反郡，敦請懇
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倘
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毀傷其蕃椽林木，必繕治

墻宇以俟還向。及歸融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尚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

孔融深敬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寔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四皓有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開廣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

袁紹一見玄。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

殷芸小說

孔融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採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卽遣兵三千救之。

吏部郎謝眺雅重江革。嘗候革。時大雪。見革敝絮單席。嗟嘆久之。乃脫所着襦。并手割半糲與革。克臥具而去。

蕭允爲會稽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爲詩叙意。詞理清典。

任昉為中丞。簪裾輻輳。預其宴者。號為龍門遊。陶隱居深慕張良為人。曰古賢無比。

張鏡少與顏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張靜默無語聲。後顏於籬邊。聞其與客語。設胡牀坐聽。辭義清玄。指謂坐賓曰。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酣叫。

袁淑德候李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

仲長子光隱居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王無功愛其真素。徒與相近。

白傳葬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酒塚前。方丈之士。常

成泥濘。賈黃中談錄

蕭穎士嚴酷異常。有一僕事之。十餘年。穎士每加箠楚。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僕曰我非不能他。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奧耳。

仕宦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韓詩外傳

西門豹爲鄴令。清尅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韓非子

孔臧仲尼之後。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爲家。乞爲太常。專修家業。漢武遂用之。孔臧集序

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竝專。

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後漢尚書郎。下筆爲詔策。出言爲詔命。其入直官。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繡爲之。給帷帳通中枕。大官供食物餅餌及五穀果實之屬。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給指使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

護衣。

漢官儀。○沈佺期直宿詩。大官供宿膳。侍史護朝衣。

鍾離意上書薦劉平等。有詔徵之。特賜辦裝錢。

楊震客居於湖。不荅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鸕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之服象也。數三者。法三

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馬融少而好學。大將軍鄧騭召為舍人。棄遊武都會。羌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何者。身貴於天下也。豈以曲俗咫尺為羞。滅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之。為校書郎。出為南郡太守。

融自叙

梁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望遠。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竝無所就。

崔烈入錢五百萬為司徒。於是聲譽衰減。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對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咸謂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狼狽而走。

御史大夫張忠。辟孫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待。寶自劾去。後署寶主簿。廼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使所親問曰。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例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徒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對曰。高士不為主簿。而

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文學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况主簿乎

趙溫字子柔初爲京兆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

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夢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

蘇瓊幼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曰卿欲官否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參軍

胡廣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竝爲三府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

魏何昌曰先王制法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當難則權足相濟員缺則才足相代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車

劉靖爲河南尹應璩與書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

民之術。日引月長。

魏志

蔣濟遺衛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荅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竒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嘗以問盧毓。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盧毓爲吏部。魏文謂之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

作餅。不可啖也。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

劉廙兄望之。劉表從事。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兄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宜模範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見害。

諸葛誕爲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亟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

魏志

舊儀侍中親省起居。俗謂之執虎子。始蘇則同郡吉

魚尾類林 卷之五
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爲冗散。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魏畧

羊祜與弟書曰。既定戎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二疏是吾師也。

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山濤。薦阮咸曰。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

時。

山濤啓事

阮修字宣子。好老易。能言理。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

儲。宴如也。瑯琊王處仲爲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嘗無食。能作否。修曰。爲復可耳。遂爲鴻臚丞。名士傳

王導郤鑒庾亮相繼薨。朝野憂懼。以陸玩德望。乃拜司空。玩辭讓不獲。乃歎息謂朋友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

殷深源被廢。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流放之戚。外生韓康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殷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

王子敬辭中令帖云。民志不慕高。情不念榮。惟欲離
今任耳。餘無所擇。王懷祖先輩名流作此職。可謂僉
允。桓宣武窺尚書門。猶言此中無人。固知當之未易
也。

何偃爲吏部尚書。劉瑀圖侍中。不得二人。從郊祀。偃
乘車在前。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車何疾。曰。牛駿馭
精。所以疾耳。偃謂瑀曰。君馬何遲。瑀曰。騏驥羅于羈
絆。所以居后。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曰。一蹙。自造青
雲。何至與駑馬爭路。

王晞苦辭侍中。或勸勿自疎。晞曰。我年少以來。閱要

人多矣。克誦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實踈緩。不堪時務。
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
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李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
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賦詩。末章曰。人亦有
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
然。武帝忿之。免密官。

張普惠爲諫議大夫。任城王澄謂曰。不喜君得諫議。
喜諫議得君。

齊王冏辟張翰爲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

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顧憲之為吏部郎中。其祖凱之嘗為吏部。於庭中植嘉樹曰。吾為憲之植耳。後果為此職。

蕭南郡除少府。意甚不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莅方伯。乃復低頭入中耶。所住齋前有嚮。所種花草甚

美。惠開悉令剷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為夭也。

沈嶺之令丹徒。不事左右。以浸潤繫上方。歎曰。一見

天子足矣。齊高召問。復何所陳。對曰。臣坐清所以獲

罪。帝曰。清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謂

誰。嶺之舉手版四面指曰。此赤衣諸郎皆是。

張懷拜太常。自謂閒職。輒歸家。齊武曰。卿輩未富貴。

謂人不與。既富貴。那得復委去。懷曰。陛下御臣若養

馬。無事就閒廐。有事復牽來。

卞延之為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覲。以令長裁

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為此幘

耳。卿乃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

南齊柳元伯之子五人皆領州。五馬參差於亭。

殷文圭略

荀家門內羅列八龍
柳氏亭邊參差五馬

何尚之在選日。有一人求爲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敝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時顏延之在坐。笑語尚之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天何疑焉。當時以二公爲名言。

劉孝標云。余與馮衍有三同。敬通值中興。明君終不試用。予值英主。亦擯棄當年。一同也。敬通雄才冠世。志堅金石。余雖不及。而節亮慷慨。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身操井臼。予有悍室。亦令家道顛軻。三同也。謝晦謂顏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太守。今

卿又爲始安。所謂二始。

劉孝孫博學通敏。而仕不遂。常歎曰。古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璧。書籍安耳。

常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楊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

魏愷積年沈廢。遇楊愔於道。微自陳。愔曰。發詔授官。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愔欣然曰。此言極爲簡要。乃除霍州刺史。

魏愷辭青州長史。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

朝廷爲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
荅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曰：「何慮無
人因放還？」

檀珪求祿不得。與王僧虔書曰：「僕一門雖謝文通，乃
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媾帝姻，而令子姪餓死，書牘十
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暴腮蟬腹龜腸，爲日已
久。饑彪能嚇人，遽與肉，餓麟不噬誰，爲落毛。」

王僧虔爲尚書令，作飛白書，題省壁曰：「圓行方止，物
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
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爲座

右銘。

文帝召王敬弘子恢之爲秘書郎，敬弘爲求奉朝請，
與恢之書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
欲使汝處不競之地。」

王秀之爲晉平，暮年求還，或問其故，曰：「此郡沃壤，珍
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
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
求歸。」

劉善明嘗云：「在家當孝，爲吏當清。子孫楷式，足矣。及
累爲州郡，以母在北，頗贖財賄。崔祖思怪而問之，曰：

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皆因以贖母。母至清節方峻。

張融與從叔永書。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闕守。應得之不。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袁湫不附劉湛。大相乖忤。袁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尋以病免官。

陸徽九綜州綱。三端府職。皆幕官也。六朝稱府幕曰府端。州幕曰州端。節度幕曰節端。憲司幕曰憲端。元日冬至大朝百官已集。而宰相方至。列燭多至數。

百炬。謂之火城。宰相火城至。則衆皆滅燭以避之。國史

補

賀知章拜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時源乾曜與張說同在政府。乾曜問張曰。賀公久著盛名。今一時兩命。足使學者光耀。然學士與侍郎。何者爲美。張曰。侍郎爲衣冠之華選。非望實兼美。無以居之。然非在賢所慕。學士懷先王之道。爲縉紳執儀。蘊揚班之辭彩。兼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實爲最。張嘉貞生延賞。延賞生弘靖。三代掌書命。皆在台座。前此未有。楊巨源贈詩曰。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

時稱其能與張家說門戶。

歐陽彬為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中，為二千石，作

詩飲酒，為風月主人，豈不佳哉。

構机

韋思謙進御史大夫。性蹇諤。見王公未嘗屈禮。或譏

之曰：耳目之官，固當特立。鷓鴣鷹鷂，豈眾禽之偶。柰

何，屈以狎之。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不咨

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

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而言，則彈大夫

當白誰也。

韋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欲

之。吾年五十，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

將為松菊主人，不愧淵明。

孔若思嘗謂人仕至中郎足矣。及遷庫部郎，乃置一

石，止水於左右，示止足之意。

柳子厚在永州，吳武陵遺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

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

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

楊嗣復進門下侍郎，建言宜省官屬。文宗言：無乃滯

才乎。嗣復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秕滓，菁華乃出。

范質年二十舉進士時翰林學士和凝權知貢舉。凝平生以宰輔自期。登第姓名在十三。及覽質文。知其非常。亦以爲第十三人。場屋間謂之傳衣鉢。後凝既登庸。不十年。質亦大拜。

范純夫言曩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蜀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難立朝矣。客語

夔夔子山嘗語人曰。天下事皆宰相所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吾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元史

棲逸

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於路。呼牧者取之。牧者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下也。類君子而言野也。有君不臣。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吾豈取金者乎。季子知其賢。請問姓名。牧者曰。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字哉。韓詩外傳楚王遣使騁陸通。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於是夫負金甌。妻戴絰器。游諸名山。食桂櫨實。黃菁子。隱蜀蛾眉山。高士傳盧遨遊玄關。在北海。至蒙穀之土。見一士深目而玄準。渠頭而鳶肩。軒軒然迎風而舞。顧見遨。慢然而下。其臂通乎卑下。遨往視之。方卷龜殼而食蛤蜊。遨曰。

遨少好遊。背羣離黨。觀於六合之外。夫子可與遨為
 友矣。若士傲然笑曰。我方南遊乎罔良之野。北息乎
 沈默之鄉。西窮冥冥之里。東貫鴻濛之光。其外猶有
 沈沈之泥。下無地。上無天。吾能往來。子處矣。吾與汗
 漫遊於九垓之上。乃舉臂聳身入雲中。遨仰視曰。吾
 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
 遠。不亦悲哉。淮南子

南山四皓者。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東園公也。秦
 世道滅德消。坑黜儒術。於是退而作歌曰。莫莫高山。
 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

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

崔琦四皓頌

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語曰。
 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李少君。臨淄人也。少好道。入山采藥。遇安期先生。求
 隨奉給奴役。便聽師事之。安期將少君。東至赤城。南
 之羅浮。北至太恒。西遊玉門。周流五嶽。觀看山川。如
 此數十年。

盧元明侯山記曰。漢有王玄者。隱於此山。景帝再徵
 不屈。就其山封侯。因以為名。宋之問侯山詩。王玄拜
 隱侯。荆公草堂懷古詩。

周顛宅作阿蘭若。妻約身歸宰堵波。他日隱侯身亦老。為尋陳迹到烟蘿。用此王氏事。○河南志

梅福曰。生為我酷。形為我辱。智為我毒。身為我桎。梏。乃棄官隱洪崖及玉笥山。

君平卜筮於成都市。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遊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

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嘆曰。楊子雲誠知人。王貢龔鮑傳序

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竝避時亂。隱居西山。人名其居為五大夫城。光武即位。封為五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二館之城。澗曲泉清。山高林茂。風煙披薄。觸可棲情。方外之士。尚憑依舊居。取暢林木。水經注

安帝以玄纁羔幣聘周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

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守東岡之陂乎。爨曰。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迹。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

桓帝嘗徵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画工圖肱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惑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靈帝踐祚。太后臨朝。陳竇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秉國。冀寵名賢。以弭已謫。於是起聘士姜肱為掾。為太守。肱告其人曰。吾以虛獲實。蘊籍聲價。盛明之際。尚

不委質。況今政在家哉。遂乘桴浮海。莫知所之。風俗通

陶淡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

周磐居貧。養其母儉薄不克。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及母歿。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齋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吾親已歿矣。從物何為。遂不應。

延叔堅著作東觀。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越雋太守李文德。素善叔堅。語羣公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柰

何屈千里之足。欲令薦引之。叔堅爲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遙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煥爛兮其溢目。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束修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

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慚赧。如此而不以善止。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後遭黨事。禁錮卒於家。鄉里圖其形於屈原廟。

鄭次都去吏。隱居蟻陂之陽。與同郡鄧敬。折芟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葺門。琴書自娛。
汝南先賢傳

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
三輔決錄

陳留老父見張升。與友人班草而坐。相抱而泣。趨而

過之植杖太息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
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後漢逸民傳
仲長統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
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
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
而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
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後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
無苦身之勞良朋萃至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
則烹豚羔以奉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泉追涼
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

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
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
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
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
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世莫知焦先所出或言生漢末無父母兄弟見漢衰
乃不言常結草為廬冬夏袒露垢汗如泥後野火燒
其廬先因露寢遭大雪袒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

故皇甫謐高士傳或問焦先於皇甫士安士安曰
曠然以天地為棟宇闡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
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廣
不足以回其顧眇乎與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以來

未及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髣髴。常心之所能測量哉。○陸雲焦生頌。焦生卜居在河之東。皓襟解帶。嘉并結容。願神太素。淑思玄冲。在彼黃堂。明道固窮。

孝然嘗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羊。食之。日日入山。伐薪以施人。或忽老忽少。魏伐吳。有竊問者。孝然不應。謬歌祝。祝。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為殺牂羊。更殺殺。魏軍敗。人推其意。牂羊指吳。殺。指魏也。後與人別去。不知所適。

許子伯嘗與友人言次。因及漢無統嗣。幸臣專朝。世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稱許伯哭世。秦子敕少有才學。屢辟辟命。同郡王商勸令仕。云貧

賤困苦。亦何可以終身。敕荅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宓得曝背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箴。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為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身安為樂。無憂為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賢矣。斯乃宓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戚。蜀志

李弘字仲元。蜀人居成都之圭里。里人化之。斑白不負戴。男女不錯行。弘嘗為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太守使人促之。仲元曰。本不富。

管寧少恬靜。常笑。邴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歆爲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魏畧

明帝徵管寧。辭不就。詔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乎。審老疾。疋頓邪。喜上言。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出入閨庭。能自拄杖。不須扶持。四時祭祀。輒自力。強加衣服。着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魏志

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窖住。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

親樂之。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魏氏春秋

張薦隱居。願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爲屋居。王右軍聞而造之。薦避竹中。不與相見。一郡號爲竹中高士。永嘉郡記

許邁字叔玄。清虛接真。遐棲表志。所在往而不返。故改名遠遊。與王右軍父子爲世外之交。道學傳

王右軍旣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徧采名藥。不遠千里。游東中諸

郡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歿。

王逸少與人書。疾患經月。兼焦勞不可言。迎集中表。親踈畧盡。實望投老。得盡田里骨肉之懽。此一條欲不謝。二疏。而人理難知。患此不知小却得否。異疾患。差。末秋初冬。必思與諸君一佳集。排棄無益。快共爲樂。欲以少日補頃者之慘戚也。

逸少與謝萬書曰。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願養閒曠。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宴。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嘗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

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

逸少與人書。頃小差。欲極遊目之娛。而吏卒守之可歎。東陽花果自小。可何日得卿諸人。

米氏書史

張忠隱于泰山。冬則緼袍。夏則帶索。食用瓦器。鑿石爲釜。端拱若尸。不事琴史。鑿地爲窟以居。弟子皆效之。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符堅徵至長安。賜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一見而還。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也。奈何。及關。遂卒。謝玄與兄書。居家大都無所爲。正以垂綸爲事。足以

永日北固山下。大有鱸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九枚。索襲偉祖虛靜。好學不應州郡之命。太守陰澹嘗造焉。經日忘返。退而歎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而目好五色。耳玩音聲。先生棄眾人之所收。收眾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眾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顧。茂以過也。遂諡為玄居先生。

劉子驥志在棲遯。桓車騎請為長史。劉固辭車騎。因到其家。劉於樹條桑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車騎乃造其父。父命劉。然後還拂短褐。與車騎言。

話。父使子驥於內。自持濁酒。蔬果供賓。車騎敕人代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便非野人之意。車騎慨然歎美。至暮乃退。

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主簿張玄曰。此君臥龍不可動也。終於家。潯陽記

謝康樂與廬陵王牋。會稽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並多居之。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純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續戎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殿

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宋纖少有遠操。沉靜不與世交。居於酒泉南山。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時太守楊宣。画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竒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陶元亮遺子書曰。每以家敝。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旣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媿。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窻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踈。緬求在昔。眇然如何。

淵明嘗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嘆曰。秫稻已秀。翠色

染人時剖胃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淵明別傳
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錢數百
斛視如瓦石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行動幽祇德
標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

王僧達禮致褚元璩停郡信宿丘珍孫與王書曰聞
褚先生出居賢館此子滅影雲棲抗高木食有年載
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
閶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人餐糲之士乃可暫致
不可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
日斲紆清塵亦願助爲辟說王荅曰褚先生從白雲

遊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孫或使華陰成市而此
子索然惟朋松石介於孤峰絕頂者積有年歲近故
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薜蘿若已窺
烟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辟

王敬弘所居舍亭山林澗周環備登臨之美時人謂
之王東山宋文帝嘗問爲政荅曰天下有道庶人不
議上高其言

顏延之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
其爲適傍若無人

何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耶雲門寺後遷

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卽林成樓。因巖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齊高卽位。遣王杲之以手敕喻何胤。并徵謝朓。杲之先至胤所。胤恐朓不見。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書。出就席伏讀。及杲之從朓所還。問胤以出期。胤知朓已應召。答杲之曰。吾年五十。七月食四斛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失色。不能荅。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拜表。留與我同遊。邪。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何必有例。

初胤二兄求點。竝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

何點或乘柴車。或躡草履。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時人謂之通隱。在法輪寺。竟陵王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梁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召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息禮甚厚。詔徵爲侍中。點以手捋帝頤曰。乃欲臣老子邪。辭疾不起。陶弘景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咏盤桓不

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
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雖知此難立。直恒欲就之。
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
豈惟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

陶隱居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
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

陶弘景止於句容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札。
卽以隱居代名。築三層樓。自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
客居其下。與物遂絕。

梁武數徵弘景。弘景畫兩牛。一散放水草間。一着金

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學曳尾之
龜。豈可復致。

蕭大園是簡文子。神情俊悟。江陵平。入魏。大見知遇。
深信因果。心安閒放。嘗言之曰。拂衣寒裳。無吞舟之
漏網。挂冠懸節。慮吾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
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
夫間閭有優游之美。朝廷多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
留侯追踪於赤松。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况乎
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
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

魚目類本 卷之五
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臯。築蝸
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織
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翺禽於百仞。俯泳
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窓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
而看灌邨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
可克。絰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
志。畜鷄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
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俟歲時。披良
書。探至蹟。歌纂纂。唱嗚嗚。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
自遠。揚摧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

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感足入絆。申脰就羈。
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
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
嗟乎。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量。實不願之。執燭
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擊跽曲拳。四時如流。俛眉
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仲尼
恥之。

梁邵陵王以書二萬卷付馬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
徧。乃喟然歎曰。吾聞賢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
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枉下之言。翫清

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薦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途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茅山。有終焉之志。

朱百年少有高情。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采石爲業。以樵若置道傍。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多少。留錢取樵。若而去。或寒雪樵若不售。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采三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談玄理。往往有高勝之言。謝謙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

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皓月。

孔珪不樂世務。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曰。欲爲陳蕃乎。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慙色。

明僧紹隱於攝山。高帝謂其弟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徑路絕。風雲通。乃賜竹根如意。筓籜冠。

沈麟士苦無書。因遊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遂歸鄉。不與物通。或引之仕。荅曰。魚縣獸

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日損。作玄散賦以絕世。張永為吳興。請沈麟士入郡。沈聞郡後堂有佳山水。乃往停數月。張欲請為功曹。使人致意。沈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歿爾。

阮孝緒嘗與范元同徵。不起。袁峻語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懷栖遁耶。孝緒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間山林。

為仁由己。何關人世。高士傳

阮孝緒所居。以一鹿牀為精舍。竹樹環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則適。其人甚遠。

阮孝緒著高隱傳。分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為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為中篇。掛冠人世。棲心塵表。為下篇。中篇惟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歊。劉訐。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耶。對曰。所謂荀君雖幼。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歊訐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亾。訐兄潔錄其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駐夸少與崔浩爲莫逆交。浩爲司徒逼召之。不得已入京與浩相見。經留數日。惟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屈以位。竟不能發言。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求別。

宗測少靜退。不樂人間。豫章王嶷徵爲參軍。測荅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欲遊名山。廼掛其祖所画。向子平圖於壁上。齋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顧。遂往廬山。止祖舊宅。其辭侯子響贈遺曰。少有狂疾。尋山采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

形而衣薜蘿。澹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又善画。自圖。

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臥對之。高士傳

宗少文好山水。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室衡山。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徧觀。惟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庾詵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高士傳

後魏郭瑀。字元瑜。少有超俗之操。精通經義。多才藝。善屬文。谷隱鑿石而居。張天錫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

孫志與鍾壽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茲遣使
者。虛左。披緘。使至。元瑜指翔鴻示之。曰。此鳥安可籠
哉。

仲長子光。字不曜。往來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
子。開皇末。始庵河渚。間以息身焉。賣藥為業。人莫之
知也。汾陰生游河渚。一見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
也。由是顯重。守令來謁。先生辭以瘖疾。未嘗交語。著
獨遊頌。河渚先生傳。以自寓。識者知其懸解人也。有
請道者。劔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王績

仲長先生傳。○文中子。薛收問仲長子。光子曰。天人
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

大乎。獨能
成其天。

王績嗜酒不任事。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
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
也。游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

元德秀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垣墻。肩鑰。歲饑
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房瑄每語人曰。見
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陸羽上元初。隱居茗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
行野中。誦詩不得意。或慟哭而歸。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晴夏晚雲。中秋

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風。夜階急雨。各製一銘。清異錄

王摩詰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兄弟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京師日。飯數十名僧。以玄談爲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酒臼。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妻亾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

摩詰與裴迪書曰。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疎鍾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及徑。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鯁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臯。麥隴朝雉。斯之不遠。儻然從我遊乎。摩詰集

王維輞川林下。坐用雷門四老石。燈滅則石中鑽火。事畧

李長源嘗語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第宅。皆非所

欲收復京師。後得枕天子膝睡。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李泌別傳

天隨生宅荒少墻屋。多隙地。前後皆樹杞菊。以供盃案。至夏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猶責僮兒采掇。人言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爲具。以飽君。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賢遺言。何自苦如此。天隨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邪。

陸龜蒙別傳

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艸。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櫬屨。每垂釣。不設餌。志不

在魚也。陳少游表其居曰玄真坊。爲買地大其闕。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爲構之。號大夫橋。陸羽嘗問孰爲往來。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又語顏真卿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茗雪間。

樂天云。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泊布衣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爲之先拂酒壘。次開篋詩。酒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

秋思一遍

白氏長慶集

樂天廬山草堂記云。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數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醉吟先生宦遊三十載。將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舩。具體而微。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為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為詩友。皇甫朗之為酒友。每一相遇。欣然。歸。

李建勳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營別墅於山中。放意水石。或謂曰。公未老。又無疾。遽為此舉。欲復為九華先生邪。荅曰。吾平生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閒適耳。

子瞻云。元豐六年十月十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寐。相與步於中庭。庭中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東坡集

蘓子美答韓持國曰。比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應接

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閒而體
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窓。羅列圖史。琴樽
以自娛。有興則汎小舟。出盤閬二門。吟嘯覽古於江
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尊鱸稻蟹。足以適口。又
多高僧隱君子。佛廟絕勝。家有林園。珍花奇石。曲池
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蘇子美集

遊覽

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駟騶而左騶耳。
右驂赤驥而左白馱。主車則造父爲御。商屠爲右。次
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桓

天主車。參伯爲御。奔戎爲右。一日行萬里。

太史公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
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
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學鄒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
鄉射鄒嶧。危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匡廬衆嶺中第三嶺。極高峻。人所罕經也。太史公東
遊。登其峰而遐觀。南眺五湖。北望九江。東西肆目。若
涉天庭焉。遠公廬山記

李固與弟書。固今年五十有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
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

嘗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游其八。欲類此子矣。

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

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緣岸。菱芡覆水。是游燕名

處。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

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襄陽記

焦光仲遜共游陸渾時。春和景妍。遜謂光曰。冥冥花

樹。攬人離思。

唐詩飛花攬獨愁

羊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

嘗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

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

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

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若

湛輩。乃當如公言耳。

鄒詵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土腸。

胃。欣然倚驂臨水。久之乃去。

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

續晉陽秋

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

游集。肴饌亦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此

屑意。

安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

夷何遠

車胤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温在荊州取為從事一

歲至治中胤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

坐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公遊集之日常開

筵以待之續晉陽秋

陸機在洛忽思齋東頭竹篠之飲謂劉寶曰吾鄉思

轉深矣語林

謝靈運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

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賦及知靈運乃安又

要太守使進琇不肯靈運贈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

易山行

劉歊隱居求志尤愛山水登危履險必盡幽遐人莫

能及皆歎其有濟勝之具

劉訐嘗着縠皮巾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返神

理閒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遇者皆謂

神人

李白登華山落鴈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

座恨不携謝眺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眉州象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

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冰壺也甲秀堂帖

魚尾類林 卷之五 五
柳子厚云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

羊元居山當戶山峯奇秀每據胡牀終日笑傲或偃臥謂客曰此翠屏宜晚對爽人心目顏魯公名其山爲翠屏

東坡集

劉伯壽洛陽九老中一人也築室嵩山下每登嵩頂回則於峻極中院投筆記歲月捐館之年題云余今年若干歲登頂凡七十四次矣精力雖疲心未足也王輔道學士與其孫之靜游嵩至峻極中院作一絕

句云爛紅一點出浮漚夜坐嵩峰頂上頭笑對松窓

談祖德當年七十四回遊

朱弁風月堂詩話

子瞻云元豐二年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辯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藍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出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入靈石隄得支徑上風篁嶺憩於龍井亭酌泉投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

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子瞻云元豐三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於簷上松杉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忽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厭焉問於習廬山者曰雖茲

山之勝接賢蓋一二數矣

子瞻云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輒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

子瞻云暮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竒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回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

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
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

子瞻言嶺南氣候不齊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
天佳月卽中穉不須以日月爲斷也今歲九月殘暑
方退旣望之後月出愈遲予嘗夜起登合江樓或與
客遊豐湖入棲禪寺扣羅浮道院登逍遙堂逮曉乃
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殆古今絕
唱也

張子偉少不婚宦得刁景純廢圃結茅齋居焉嘯傲
長松修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湖湘山川之盛杖
策獨行登廬阜泛彭蠡絕洞庭南至衡山數年而返
所過雖兔迹鳥道人迹所不及必窮搜極覽以盡其
意隨輒疏錄名之曰山水漫遊記

天台丁仲容寓居金陵城北家有園亭之勝古檜列
植左右蒼然晚歲盤桓於冶城龍河之間詩必因酒
而作引觴揮毫若不經意而語率高飲至半酣詩語
益竒而先生亦醺然醉矣

傷逝

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
我

范巨卿式先與張元伯友。式爲郡功曹。時元伯寢疾。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非友而何。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友也。居頃之卒。式忽夢元伯玄冕垂纓。履屣而呼曰。巨卿。吾死當以其日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馳往赴之。未到而喪已發。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停柩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此必范巨卿也。

巨卿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乃得前。

孔融與蔡邕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孫子荆除婦之服。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叙。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羊曇少爲謝太傅所知。太傅亡後。羊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此西州門也。羊悲感。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

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桓玄作王孝伯誄曰。川岳降靈。哲人是育。既爽其靈。
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陸。
嶺摧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亾。邦國喪牧。于以誄之。
爰旌芳郁。

王規歿。昭明太子與湘東王令曰。王威明風韻道上。
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
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
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悲。信非虛說。
任昉卒。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于盤。悲不

自勝。

張融仲兄緒亾。融齋酒於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
流頊盡。

崔浩歿。睦夸爲素服。受鄉人弔。嘯經時乃止。歎曰。崔
公既歿。誰能更容睦夸。

魯廣達爲陳將。被執。憤慨而卒。江總撫棺慟哭。題其
前和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歿。不作
負恩生。

李士廉終於家。趙州士女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歿而
令李叅軍歿乎。

宗炳妻羅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羅亡後。炳哀之過甚。既而輟哭。尋理悲情頓釋。謂沙門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

孫璉亡後。江總爲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民尚書蔡微宣敕就宅鑄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咸以爲榮。

柳弘博涉羣書。辭彩雅贍。與弘農楊素友善。柳卒。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爲士友痛惜如此。

雷宣徽有終。頗涉道書。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鈎餌。橫戈開邊。枝劔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

江鄰幾云。胡翼之凶計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師喪。給二日假。近時無復此事。

子瞻云。昔劉原父酒酣。誦陳季弼告陳元龍語。因仰天太息。此自原父舒其胸中磊塊之氣。吾嘗作詩云。

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記原父語也。原父沒尚有貢父在。每與語差強人意。今復歿矣。何時復見此偉人乎。

焦氏類林卷之五

焦氏類林卷之六

術解

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下足不來。顏子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清朝子貢果乘舟而至。衝波傳

武帝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孟下。射之皆不能中。東方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虵。又有足。是非守宮即

建業

焦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蜥蜴上曰善

上林嘗獻棗上以所持杖擊未央前殿檻呼朔曰叱叱先生來來先生知此筐中何等物也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對曰呼臣者上也以杖擊檻兩木兩木林也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

曼又情別傳

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曰何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蹄

論衡

焦延壽字子贛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伺先知

奸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亾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上使韋玄成等試問房房對受學於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姑執姑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畢

矣。夫十二律之變於六十，猶八卦變至於六十也。
安定高真明算術。成帝時人。真嘗筭其年壽七十三。
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其壁以記之。二
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其筭時長下一筭。欲以告
之。慮脫有旨。今果校一曰。真又曰。北邙青隴上孤櫬
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
往掘。得古時空槨。即以葬焉。

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
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
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蹇馬。蹇馬亦罵之。

曰眇馬御者不信。往視之。馬目果眇。公謂衡

張衡作地動儀。精銅以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尊。
尊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祭機。外有八龍。首銜銅
丸。下設蟾蜍承之。地或動。則隨其方面。一龍吐丸。其
機關巧制。皆在尊中。

周騰字叔達。為御史。桓帝欲南郊。平明將出。叔達仰
首曰。今宮中策馬星不動。帝何出焉。四更。皇太子卒。
遂止。豫章列士傳

楊宣為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鵲鳴桑樹上。宣曰。前有
覆車粟。此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益部
耆舊

睦固字白菟。屯於射犬。巫戒之曰：將軍字白菟。菟見犬必驚，不宜屯此。固不從。司空曰：鬼入犬城，旦當取。遂進軍擊平之。

漢獻春秋

管輅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耳。辰問其故，答曰：吾額上無主骨，目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驗。天有常數，不可得諱。

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畧無差也。

安平太守王基令管輅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有一大蛇銜筆，須臾去之。又烏來入室中，與燕共鬪，燕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官舍久遠，魍魎魍魎爲怪耳。兒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燕鬪，直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凶，知非咎徵，後卒無患。

安德令劉長仁聞輅曉鳥鳴，初不信之。須臾有鳴鵲來閣屋上，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

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如輅言長仁乃服路中小人矢妻輅爲卜教使明且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鬪具如其言豚逸走卽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出

朱建平善相術魏文帝爲五官將坐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已年壽又令徧相衆客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有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爲州牧當有厄若得過可年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爲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

見一白狗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伯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後其言皆驗惟文帝壽止四十方病困謂左右曰建平言八十謂晝夜也

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啣文帝膝帝大怒卽便殺之

王濬將征吳問靳普今行何如普對曰客星伏南斗中而太白歲星在西方占曰東方之國破必如志矣普學術不貪榮貴卒於布衣

華陽國志

張偉康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君當爲大郡而

不善也象大獸也取其音狩故爲大郡然象以齒喪
身後爲吳郡果爲沈充所殺

晉陽秋

晉隗炤善易臨終謂妻子曰後五年詔使龔負吾金
以吾所書板告之後如其言使者惘然取著筮之卦
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賢夫自藏金以待太平知
吾善易書板寄意金五百斤盛以青甕埋在堂屋去
壁一丈入地九尺掘之果得金

廣記

張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爲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
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
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子

孫遂昌

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及
陳亾之年淮流實竭曩時王氏人物掃地盡矣

晉武帝母李太后簡文時執役宮中簡文無子令善
相者相諸宮人相者指后當生貴子而有虎厄帝幸
之生武帝及會稽王道子既爲太后服相者之驗而
怪虎害無謂且生未識虎乃命工圖形戲擊之患手
腫而崩

晉陵韋叟善相桓玄使視宋武帝叟曰當得邊州刺
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中當相

用爲司馬至是叟詣帝曰成王不負桐圭之約君應
不忘司馬之言今不可希領軍司馬願得領軍佐
北齊神武田曹參軍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
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忽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
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
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
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

齊文襄遊東山有雲起恐雨使筮遇剝李業興云艮
爲山山出雲故知有雨吳遵世云坤爲地土制水故
知無雨須臾雲散各受賞罰

徐熙好黃老隱秦望山有道士過之求飲留一瓠與
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聞之乃

扁鵲鏡經二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子秋夫孫

道度叔嚮曾孫文伯嗣伯並以醫貴顯云

張太素齊書

梁武九錫之出范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徐文伯視
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卽時愈政恐二年不可
復救雲曰朝聞夕死而况二年乃下火而牀焉重衣
以覆之有頃流汗旣起二年果卒

建義初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王誅百官立莊帝
棄郡東走忽夢射得鴈以問楊元慎元慎曰卿執羔

大夫執鴈君當得大夫之職俄令伯除諫議大夫京兆許超夢盜羊入獄曰君當得陽城令其後有功封陽城侯雖令與侯小乖今令百里卽古諸侯以此論之亦爲妙着

洛陽伽藍記

崔浩作魏歷示高允允疑其金水二星不當背日而行浩曰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詳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并非十月也又謂游雅曰高允陽源之術也

幽州刺史張亮初有薛琬夢亮於山上挂絲覺而告

亮且占之曰山上絲是幽字君爲幽州乎未期而受

後魏書

蕭吉經華陰見楊素冢上白氣屬天密言之煬帝曰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庶可免帝後從容謂玄感宜早改葬玄感以爲吉祥託言遼東未滅不遑私事未幾以謀反族

煬帝將幸江都王令言子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驚起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曰頃來有之令言欷歔流涕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帝果死

江都

萬寶常妙達鍾律。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

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

諧於絲竹。撰六樂譜四十卷。寶常嘗聽太常樂。恣然

下不久相殺。時方全盛。聞者皆不謂然。大業末。其言

卒驗。而寶常貧困。無人瞻遺。飢餒將死。取所著書焚

之。曰。何用此。為見者於火

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王早與客清晨立門內。遇卒風振樹。語客曰。依法當

有千里外急使。日中時兩馬一赤一白從西南來。至

即取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鄰里辭別。

乃沐浴帶書囊出門。候日中果至。即促上馬。詣太武

行宮時涼州未克也。

趙達治九宮一筭之術。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

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或難達飛者固不可校。此殆妄

爾。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

果信。

達嘗過知故為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

肴。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有美

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

相試。爾遂出酒酣飲。

李寬為常侍。門下盧生善相。或問李公何如。曰。據其

面部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家。公數子皆先公卒。有宅未嘗還鄉。死乘舟歸。舟破骨沉。

金華子

張胄玄改定新歷。言前歷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懿楚上言曰。漢洛下閎改顛項曆。作太初曆云。後八百年。差一日。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有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由是漸見親用。胄玄歷法與古不同者三事。超古獨異者七事。

浮圖泓師與張說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怪宅氣索然。視東北隅已穿二坎。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欲平之。泓師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

譬身瘡痂。補他肉。無益也。

唐高宗調露中。章懷太子賢作寶慶曲。閱於太清觀。柏人李嗣真謂劉稹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且聲多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又嘗曰。隋樂府有堂堂曲。言唐再受命也。比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謠。側不正也。撓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爲后所蹂踐。難作不矣。
李嶠昆弟皆年三十卒。毋憂之。以嶠問袁天綱。袁荅曰。神氣清秀。苦壽不永耳。又請連榻而寢。視嶠睡鼻。

息候其出入在耳中遂賀曰是龜息也必大貴壽唐定

命錄

魏元忠謁張憬藏張待之甚薄問通塞不荅公怒拂衣去張遽曰公相在怒中當位極人臣廣異記

吳殷文圭舉進士塗中遇一叟目文圭久之謂人曰向者一人綠眉拳入口神仙狀也如學道當冲舉不爾有大名於天下而文圭拳實入口乾寧中擢第元國

志

石晉趙瑩家有糯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者云合有登台輔者後瑩出將人相北夢瑣言

晉陽館中有一蠕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其母懷文云此人別有異筭術時庭中棗樹方實令布筭即知其數并赤白若干惟少一子筭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

王處訥通星曆之學太宗時贊寧撰僧史十卷充史館編脩壽八十四處訥推其命孤薄三命會畧六壬遁甲俱無重貴處謂寧曰師生時正得天貴星臨門必有列土侯王在戶否寧曰母謂某生時方卧草錢文穆王詣臨安至門雨作避於茅檐者久之浣浴襜藉徘徊方去野錄

景德中司天史序奏今年丁未六月二十五日五星當聚周分。臣尋推得五星自閏五月二十五日近太陽行度。甘氏星經曰五星近太陽而輒見者。如君臣齊明。下侵上之道也。若伏而不見。即臣讓明於君。此百千載未有也。恐今夜五星皆伏。真宗親御禁臺以候之。果遂旦不見。大赦天下。進序一官。湘山野錄帝問紇石烈良弼。每旦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旦而赤色。應。在東高麗當之。暮而赤色。應。在西夏國當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則災變自弇矣。既而夏國有任德敬之亂。高麗亡。趙位寵之難。其言皆驗。正史

書法

神農因嘉禾八穗。乃作穗書。頒時令。雜詠集

濕水徑大翻小翻山南高巒截雲層。陵斷霧雙阜共秀。競舉羣峰之上。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弱冠變蒼頡舊文。為今隸書。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而輒不至。次仲履真懷道。窮數術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首發于邁。化為大鳥。出在車外。翻飛而去。落三翻於斯山。故其峰巒有大翻小翻之名矣。水經注

尚書徵召。用虎爪書。告下用偃波書。以防矯詐。摯虞決疑

敬王睦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及寢病。明帝使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范曄漢書

漢靈帝時。師宜官隸書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或時不持錢。詣酒家。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饑酒討錢。足以滅之。

崔瑗子玉。文章蓋世。善草書。師於杜度。點畫之間。莫不調陰陽。表昂評其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王隱謂之草賢。張懷瓘書斷

張芝字伯英。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匆匆不

暇草書。人謂爲草聖。芝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今世云芝草者。多是昶作。

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羅暉趙襲亦法此。昶襲與張芝相善。芝自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書斷

劉德升字君嗣。桓靈之世。以造行書擅名。旣以草創。亦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而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書斷

鍾繇少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比還。見蔡邕筆法於韋誕坐上。苦求不與。及誕死。陰令人盜開其墓。

得之。嘗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終探囊以授子，會曰：吾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卧畫被穿，過表如廁。至於忘歸，見萬類皆畫像之。

鍾繇書法

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弩，作一點如高峰墮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作一放縱如驚虵入草。此三折書法。

索靖作草書狀曰：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鈎，飄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蟻，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歛奮鬣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乍邪。

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穴隆，揚其波。玄熊對踞於山岳，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窕廉苦，隨體散布。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鼯，相犇趣。陵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踞。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倣儻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垂百世之殊觀，著絕勢於紈素。

索靖傳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是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下馬坐觀，因宿其下，三日乃去。

衛夫人曰。學者書字。先執筆。真書一寸二分。行草書去筆頭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波撇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意前書後者勝。意後書前者敗。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勝。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筆陣圖一

右軍書不同。往往以變格難儔。其書樂毅論。太史箴。其體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遙篇。孤鶴賦。迹遠趣高。有抱

素拔俗之象。畫象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象。皆見義以成字。非得意以獨妍。唐李嗣真論

寫樂毅。則情多鬱怫。書回讚。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戒誓。情拘意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擘咍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孫過庭書譜

王羲之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鴈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孫過庭書譜

右軍嘗詣門生家。見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為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

度翼與右軍書曰。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袁袁曰。右軍用筆。內擲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大令用筆。外拓而開廓。故散朗而多姿。

王子敬好書。觸遇造玄。嘗日戲北館。取掃帚沾泥汁。中以書壁。作方丈一字。晻曖斐疊。極有好勢。右軍見而歎其美。作書與所知云。子敬飛白大有直。書苑

獻之嘗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真體。合窮偽畧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於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體。觀其騰煙煬火。則回祿喪精。覆海傾河。則玄冥失馭。天假其魄。非學之功。若逸氣縱橫。則義謝於獻。若簪裾禮樂。則獻不繼義。二家之法。雖殊而子敬最為適拔矣。張懷瓘書斷

羊欣父不疑為烏程縣令。欣時年十二。王獻之為吳興守。甚知愛之。嘗夏日入縣。欣著新練裙。晝寢。獻之書數幅而去。欣本攻書。因之彌善。沈約云。羊敬元尤

可以獨步。時人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其後軍。

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
意貌恬然不以卑高見色

吳之善書者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中州則有
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並用古體俱足周事飄乎
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躡驚雲抱朴子

齊高素善書篤好不已與王僧虔賭畢謂曰誰為第
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
為謀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對曰臣正書第一草書
第一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
一帝大笑曰卿善為辭

周顒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顒書
玄圃茅齋壁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換之顒笑曰天下
有道丘不與易也

梁江夏王鋒年四歲好學書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為
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累月又晨興不肯拂
窓塵而先於塵上學為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書一
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償鳳尾尾

蕭子雲書迹雅為武帝所重帝嘗曰筆力駿勁心手
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
子雲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逢子
雲維舟將發使人于渚次候之望船三十餘步拜行

而前子雲問之。荅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

陳蕭引爲金部侍郎。善書。宣帝指引署名曰：此字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耳。

丁覬與智永同時。善隸書。世稱丁真永草。

法書要錄

褚遂良一日問虞世南：某書何如？永師虞曰：聞彼一字直錢五萬，官豈得若此？又問何如？歐陽詢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褚恚曰：若爾，某何得更留意於此？虞曰：若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

可覺。尚褚喜而退。

趙彥深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解，若施之於人，卽似相輕易。

米元章臨智永千文字，形絕不類。岳珂跋其後云：摹臨兩法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櫨榱桷，雖具準繩，而締創旣成，自有工拙。臨帖如雙鵠並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而息。寶晉蓋進乎此者也。又爲之贊曰：永之法，妍以婉。芾之體，峭以健。馬牛其風，神合志通。彼妍我峭，惟妙惟肖。故曰：袒裼不免，夜戶不啓。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

陳寺丞伯修之子也。好學書，嘗於枕屏效米元章筆迹。書杜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伯修命出拜。元章即使之書，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着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黼辰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皆若大字。父子相顧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惟自今以往，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久當自熟矣。漫志

胡汲仲謂趙子昂書，上下五百年，從橫一萬里，舉無此書。

趙子固目姜堯章爲書家申韓。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大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神怡務閒，一合也。感物循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孫過庭書譜

巧藝

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曰：生之乎，殺

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抑首而
愧終身不忘帝王世紀

公輸般欲以高雲梯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
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

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
之具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設攻宋之計墨子縈帶

守之輸允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輟兵墨子
楚王有白鰲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

始調弓矯矢未發而鰲擁柱號矣說山訓
漢明帝東巡有鳥飛鳴乘輿上亭長祝曰烏烏啞啞

引弓射洞右腋陛下壽萬年臣為二千石射中之帝
賜錢百萬令天下亭壁悉畫鳥漢明起居注

魏舒為鍾毓長史工射而毓不知毓與參佐射戲舒
常為坐畫籌後值朋人少以舒克數於是發無不中

加搏措閑雅殆盡其妙毓歎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
如此射矣王隱晉書

賈堅彎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親試之乃取一牛
置百步上召堅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

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矢
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復能中乎曰所貴

無天負木
卷之六
二

者以不中爲奇中之何難一發而中觀者咸服其妙
堅時年六十餘矣

燕書

斛律金嘗命子孫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弓不
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令出田還效
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腋美獲多非要害之處光恒
蒙賞美或被捶人問之曰明月必背上着箭豐樂隨
處卽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甚矣

蕭摩訶與北齊戰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摩
訶遙擲銃覘正中其額應手而斃

覘音簡

范蔚宗曰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

爲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
不可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
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

世稱柳士隆雙鎖爲上品第一自云馬稍第一清談
第二彈琴第三又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

武帝謂周捨曰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
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樂工廉郊常池上彈蕤賓調忽聞芰荷間有物跳躍
出岸乃方響一片識者知其蕤賓鐵也指撥精妙致
律呂相應物類相感耳

琵琶錄

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

博物志

孫權使曹再興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成蠅權疑其真以手彈之

名畫記。上右丞詩屏風誤點惑孫郎團扇書輕內史。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救頭美靜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鯢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鯢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嘉之。顏公廷誥曰。徐景山之畫獺是也。

梁吳均齊諧記

劉瑱妹為齊鄱陽王妃。王誅妃追傷。遂成痼疾。殷蒨

善画人面。與真不別。瑱令倩畫王像。并圖王寵姬。共執鏡如欲偶寢。瑱乃密使乳媪示妃。妃唾之。因罵云。固宜其早死。病亦徐差。

愷之丹青妙絕於時。曾以一厨畫寄桓玄。皆其絕者。深所珍惜。悉糊題其前。桓乃發厨後取之。好加理復。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續晉陽秋

將軍裴旻嘗請吳道玄畫天宮寺壁。道玄曰。聞將軍善舞劍。願作氣以助揮毫。旻欣然為舞一曲。道玄看畢。奮筆立成。若有神助。

張僧繇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眼睛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為妄。因請點之。須臾雷電破壁。二龍乘雲騰上天。未點睛者見在。名畫記

蜀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為同能不如獨勝。去而畫火。獨得其妙。嘗畫辟支佛於火中。結跏趺。煙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而佛以定慧力。安然不動。李廌為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與火相忘。何生何滅。畫品

張乖崖鎮蜀。雅聞孫知微。欲一見之。終不可致。一日

聞在僧舍飲。亟損車騎詣之。即投閣遁去。乖崖還朝。出劍閣。逢一村童。持知微書。負一篋。迎道左。曰。公所喜者畫也。今以二圖為獻。問知微所在。曰。適一山人以書授我。信去已遠矣。張公益歎其高。後馬知節守成都。與知微游處。得其畫甚多。馬解所服金帶。贈之。即繫於苧袍上。人見其標韻蕭散。白衣金帶。皆以為孫思邈。李太白也。畫品

郭恕先仕於朝。跡弛不羈。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海島中。道仆地。蛻形仙去。其為樓居。仙圖蕭散。簡遠無塵埃氣。子瞻為之贊。長松參天。蒼壁挿水。縹緲飛

觀。憑欄誰子。空蒙寂歷。煙雨滅沒。怨先在焉。呼之或出。畫口叩

子瞻作文與可。画篔簹谷偃竹記云。画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画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余如此。然不惟竹也。嘗記蜀人孫知微。欲於大慈寺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舒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

吳廷紹爲太醫令。先主因食飴。喉中噎。醫莫能爲。廷紹獨謂當用楮實湯。一服疾良已。馮延巳苦腦中痛。廷紹密詰厨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等。曰。多食山雞鷓鴣。廷紹曰。吾得之矣。投以甘豆湯。亦愈。或叩之。荅曰。噎因甘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鴣皆食烏頭半夏。故以甘豆湯解其毒耳。聞者大服。江表志

于法開善醫術。嘗行暮投主人妻產而兒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臠而鍼之。須臾羊骨裏兒出。精妙如此。

褚澄善醫。李道念有冷疾。五年澄曰。汝病是食白瀾雞子過多。取蘇一升。令煮服之。吐一物如升。涎裏之。

乃是雞雛羽翅爪距皆見凡十三頭而愈。

徐秋夫能醫嘗夜中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荅言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問云何厝法鬼請爲芻人按孔穴鍼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忽然不見。

徐之才醫藥可稱神解嘗有一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此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病者言實曾如此之才爲割得蛤子二枚大如

榆莢

梁武發熱服大黃姚僧垣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

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及梁元有心腹病諸醫請用平藥僧垣曰脉洪實宜用大黃帝從之果下宿食而疾愈。

許胤宗仕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醫家告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卽以黃芪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重薄之是夕語。

秦王俊有疾上馳召許智藏治之王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許智藏將至當必相苦爲之柰何明夜俊又夢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當卽發瀉不可救也俊果數

日薨 隋書

太上皇居長安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鬪雞蹴鞠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高祖少時嘗祭粉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競加賞贈月餘累百金 西京雜記

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作一器不因風水

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子暉之亦有巧思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能入常行遇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覺

宋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觔治平中水暴漲絕梁牽牛沒於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僧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為權衡狀鈎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之紫衣 漫志

兵策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盡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拔頭箭丙丁拔目箭戊巳

拔腹箭庚辛拔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皆懼越裳
獻白雉 太公金匱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亾晉不
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亾之德大
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亾而復存之其
名實美桓公乃不救 韓非子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安曰
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荆人起
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
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 韓非子

齊興師伐楚子發帥師當之師三郤楚賢良大夫皆
盡其計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
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而遣之偷夜解其將軍之幃
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
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
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復歸之齊將軍大
駭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則還師而
去 淮南子

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魏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
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

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爲弗使穆伯曰
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
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
爲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

淮南子

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
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
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
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
使人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

淮南子

馬援上書曰擊潯陽山賊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

蟣蝨而剗之蕩蕩然蟣蝨無所復依上悅因出小黃
門頭有蝨者皆剗之

東觀記

廉范遷雲中太守會匈奴入塞虜衆盛而范兵不敵
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火營中星列虜
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
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黃巾羣起青州刺史焦和恐賊乘冰渡河多作陷冰
丸投河中賊衆遂潰

楊璇遷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猾賊攻郡縣賊衆多
而璇力弱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

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載弓弩剋共會戰乃
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驚
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征鼓鳴震羣盜波駭
破散追逐梟其渠師郡境以清

呂布詣表紹紹患之布求還洛陽紹遣壯士送之陰
令殺之布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
而布已亡

英雄記

曹操攻呂布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
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
出引還

漢紀

魏武帝自宛征呂布至下邳布退固守攻之不拔武
帝欲還荀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
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
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進攻
之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擒布

孫策將襲許衆懼郭嘉料之曰策新得江東所誅者
英髦雄傑輕而無備雖有百萬無異獨行中原若刺
客伏起一人之敵耳果爲刺客所殺

魏志

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諸人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
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前

當亮六十里亮聞懿垂至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亮
意氣自若令軍中仆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大開四
城門掃地却洒懿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
伏引軍趨北山亮拊手大笑曰懿必謂吾怯將有強
伏循山走矣候還白如亮言懿後知深以為恨郭冲三事
魯肅上代周瑜呂蒙謂之曰兄代公瑾既難為繼且
與關羽對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梗亮有
膽氣頗自負好凌人今宜有以待之密為肅陳三策
秘而不宣江表傳

樊伯誘諸夷圖以武陵附漢中劉備孫權召問潘濬

潘濬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伯權曰卿何以知之曰伯
是南陽舊姓頗弄脣吻而實無才略臣所以知之者
伯昔為州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
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吳志

吳朱然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
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魏書

吳遣將軍賀齊討山越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
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
軍長情自思乃曰吾聞兵有刃者可禁彼必是能禁
吾兵者也必不能禁吾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楮

選有力精帥五千人爲先登盡持楛彼山越恃其善
禁者了不嚴備于是官軍以白楛擊之彼禁者果不
復行所擊殺者萬計

抱引子

劉琨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夕乘月
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吹奏胡笳賊
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賊並起圍奔去或
云是劉王喬

孝武入討至新亭柳元景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
數力易竭乃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遂破元凶
侯景與宇文泰合戰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

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杖泰背罵曰隴東軍士爾曹
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舍之而過穆以
馬授泰與之俱逸

宗慤討林邑林邑王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外
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奔衆
因此潰

郎基字世業嘗征西爲賊所圍糧仗皆盡乃削木爲
箭剪紙爲羽得圍散還朝僕射楊愔勞之曰卿本文
吏遂有武畧木箭紙羽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過
之

周文遣達奚武覘齊軍三騎皆衣敵衣至暮下馬潛聽其軍號歷營若警夜者不如法則撻之具知敵情以告遂破之

檀祗于廣陵被賊傷股語左右曰賊乘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之曉必走矣

司馬楚之從征蠕蠕有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爲驗賊將至矣

殷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赭圻之戰軍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無斃得乎是日中矢死

宇文欣追尉遲迴於鄴不利時鄴城士庶觀者數萬人忻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射走觀者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齊力擊之迴大敗

韋孝寬至相州伺尉遲迴審其反狀乃馳還所經橋道悉令毀撤擁驛馬自隨又勅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肴酒芻粟迴遣梁子康將騎追孝寬驛司供帳豐厚停留故不及

吐谷渾與党項寇邊時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矢下如雨士衆失色紹安坐遣人彈琵琶使二女子

對舞虜異之休射縱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衆大潰

張巡守雍丘令狐潮引兵圍之城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藁人還得數千萬矢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

涇州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段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

李克用入魏博覘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

步一計更令審探果縛芻爲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城而行鄩軍遁已二日

北夢瑣言

周世宗征濠夜遣兵持炬乘駱駝絕淮濠兵驚以爲鬼乘龍也今名乘龍洲在鳳陽

寰宇志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知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晏將佐次夜晏從軍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蹙起如內久之使人喻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未得退忽有持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

張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翼日斬死囚循衆曰此苗劉刺客也

王露

种世衡所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旣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夫或爭徃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

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強于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嘉熙間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遣巡尉領兵迎敵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輩携竹蘿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熟飯熟水厚酌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擢守臨川

開禧中敵常以水櫃敗我軍畢再遇夜縛藁人數千

衣以甲冑持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戰且前且却至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敗走敵乘勝追之其馬已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賊又大敗露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繩束頓嚴諸軍忿怨統制鄺瓊率衆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晏僚佐報忽至滿坐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

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成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鶴林王露

容止

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昂

如斗

演孔圖○曹植相論云孔子面如蒙俱周公形如斷蒿○蒿音思

暴勝之素聞雋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欄具劔珮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劔不疑曰劔者君子之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

王商爲人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馮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二寸

周燮生而欽頤折額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聖賢多有異貌與我宗者乃此兒也

陸閔字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嘗登臺見而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

魏陽元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爲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

稽叔夜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在羣形之中自知非常器之石苞字仲容雅曠有知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美無雙

衛叔寶在羣伍中有異人之望齟齬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咸曰誰家壁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爲壁人王武子叔寶之舅嘗與叔寶同遊語人曰昨日與外甥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王濛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馨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賣之嫗悅其美遺以新帽

孟覲與兄昶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

伯仁儀容弘偉善於俛仰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人

鄧粲晉紀

陶隱居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

謝景滌年二十為太子舍人意氣間雅瞻視聰明梁武帝嘗目送之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

王儉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放

效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

王景文美風姿袁粲歎曰景文非惟風流可悅乃嘯

歎亦復可觀有一客及見謝混答曰方謝叔源則為

野父矣粲惆悵久之曰恨眼中不見此人

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為一雙阮

韜何偃為一雙唐人詩雲行王謝並風貌阮何雙

袁愍孫峻於儀範廢帝裸之迫使步愍孫雅步如常

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褚彥回美儀貌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

國使莫不延目送之宋明帝歎曰褚彥回能遲行緩

步便得宰相矣。時以方何平叔。

彥回與王或、謝莊等嘗聚袁粲宅。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謝莊撫節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

何炯，白晢美容貌，從兄求點，每日叔寶神清。杜乂、盧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日。

張敷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

張氏自敷以來，並以理音節修儀範爲事。至融，風止。

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聚觀成市，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留不進。齊高帝素愛融，見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柳世隆謂神武曰：「庾杲之爲蟬，冕所映，彌有華采。謹祈風姿端雅。」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仙人。」

伏曼容風采韶秀。宋明帝以方稽，叔夜命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賜之。

都水使者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王思遠。」

言其兩反也

李諧形貌短小兼是六指因瘦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蹇而徐言人謂李諧善用三短

裴粲謁高陽王王以舊怨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遠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內解坐定謂曰可更爲一行粲卽下席從容而出

溫子昇謁梁客館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爲

長孫儉爲荊州蕭管遣使內附儉於廳事前列軍儀具戎服以賓主禮見客容貌魁偉聲音如鐘大爲鮮

卑語遣人傳譯以答問客皇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晏別齋因叙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

簡傲

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謂諸葛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何至與兵子語

零陵先賢傳

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穎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劉智傳

謝眺輕江祏爲人祏嘗詣眺眺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旣而便停祏問其故曰定復不急

張纘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
退詣纘者纘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劉孝綽仗氣負才多所凌忽每朝集會同處公卿間
無所與語反呼鷗卒訪道途間事

謝瀹嘗與劉俊飲推讓者久之俊曰謝莊兒不可云
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酒千日俊慙不能

孫子荆爲驃騎參軍時石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氣
又心易苞初至不拜但長揖語苞曰天子命我參卿
軍事

中書舍人狄當周赧並管要務以張敷同省名家欲

省之赧曰彼若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當日吾等並已
員外郎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方設二牀去壁三四尺
二客就坐敷呼左右曰移我牀遠客赧等失色去
孔休源寄宗人少府孔登宅范雲命駕到少府登謂
當詣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筓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
膳止有赤蒼米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
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愧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
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摹索着亦可識

國史纂異

崔信明簡亢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時人弗許也一

日鄭世翼遇之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數詩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而去

汰侈

吳王闔閭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城外旦食鮪山晝遊蘇臺射於鷗陂馳於遊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吳越春秋武帝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爲簾青琉璃爲扇懸黎火齊爲牀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有霞光繡藻龍繡連煙繡有走龍錦雲鳳錦翻鴻錦閣上燒荃靡香屑燒粟許其氣三月不絕郭憲洞冥記

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棲龍岫又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西京

雜記

哀帝爲董賢起大第於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畫雲氣華蔭山靈水怪或衣以綈錦或飾以金玉南門三重署曰南中門南上門南更門東西各三門隨方面題署亦如之樓閣臺榭轉相連注山池玩好窮盡雕麗西京雜記

郭况光武皇后弟也累金數億錯拾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日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無匹

拾遺記

馬融善鼓琴好吹簫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次以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梁冀大起第舍而妻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窻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

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內多從倡伎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

靈帝起裸游館千間渠水遶砌蓮大如蓋長一丈夜舒晝卷名夜舒荷官人靚妝解上衣着內服或共裸浴西域貢茵墀香煮湯餘汁入渠號流香渠

靈帝裸游館采綠苔而被階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徹乘船遊漾選玉色宮人執篙楫奏招商之曲以來

涼風曰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鳧。千秋萬歲嘉難踰。拾遺記

魏文帝美人薛靈芸年十五容貌絕世常山太守習谷以千金寶賂聘之以獻至京師帝以文車十乘迎之道側燒石葉之香未至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又築土為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遠望如列星之墜地道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志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閣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拾遺記

甘寧以錦維舟或割棄以示奢侈吳志

羊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

王劭字敬祖永康初遷司徒驕奢有父風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太官御膳無以加之

石虎冬月施熟綿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用蜀地博山文錦或用紫綈大明光錦鄴中記

石崇伎妾千餘人擇十數人裝飾一處使忽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為倒龍佩瑩金為鳳凰釵有所召者不

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釵色豔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

外國進火浣布帝服之以幸季倫季倫身敝服候帝從奴五十人悉衣火浣衫

阮佃夫明帝時論功封建城侯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伎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效焉嘗中路遇劉休相要同反就席便命施設珍羞畢備諸火劑竝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客故造次便辦如此晉世王石不能過也

河間王琛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金五色續爲繩伎女三百人皆國色遣使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次有七百里馬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鎖環造迎風館於後園玉鳳銜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檐伎女樓上坐而摘食嘗會宗室陳寶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枝作工竒妙中土所無皆自西域而來金瓶銀甕百餘口甌槃盤合稱是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水紈霧縠不可勝數琛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曰嘗謂高陽寶

貨多於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江陽繼笑曰、卿欲作
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伽藍記

劉穆之性豪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
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嘗白武帝曰、穆之家
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存約損、而朝夕所須、
微爲過豐、此外無一毫負公。

劉琰在蜀、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妾數十、能爲聲樂、
悉教誦魯靈光殿賦。

魚弘常語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麋
鹿盡、田中米穀盡、村中人庶盡、大丈夫生世、如輕塵

棲弱草、白駒過隙、貴富在何時、部曲數百、悉衣錦袍、
赫奕滿道。

徐湛之產業甚厚、室宇園池、伎樂之妙、冠於一時、門
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行遊
塗巷、盈滿兩目、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
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是景之子、並
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語曰、安
成食、臨汝飾、湛之特兼、何孟之美。

羊高昌侃初赴衡州、於兩艦、解起三間、通梁水齋、飾
以珠玉、加之錦績、盛設帷屏、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

波置酒綠塘傍水觀者填咽

侃嘗燕北使陽斐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及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

孫德璉頻立武功居家富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一時稱爲勝賞

蕭臨川宏奢侈過度居第擬於帝宮後房數百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東昏潘妃寶屨直千萬

徐君倩爲湘東王諮議文冠一府新聲豔語人多諷習尤長部書問無不對善弦歌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翫悉以金銀閉門盡日酣飲有時載伎肆意遊行荆楚山川靡不遊踐時魚弘亦稱豪俊于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

爾朱文略嘗邀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諸王乃共假寶物以邀之文略弊衣而往從奴五千人皆駿馬疾服

隋煬帝時雲定興盛修儀仗課州縣送羽毛百姓求捕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髦毼之用者殆無遺類

煬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而放之光徧巖谷

裴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煬帝令東都大戲徵四方奇伎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萬數敕百官及百姓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終月而罷又令交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延邀蠻夷就坐醉飽莫不嗟歎謂中國爲神仙

煬帝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海中爲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

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凋落則剪綵爲花葉綴於枝條色渝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爲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肴膳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煬帝觀書處窻戶玲瓏相望金鋪玉觀輝映溢目號爲閃電窻

南部煙花記

隋文帝子秦王俊盛修宮室窮極侈麗爲妃作七寶罩籬車不可載以馬負之而行又爲水殿香粉塗壁玉砌金階梁柱榱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

飾之美每與賓客伎女弦歌於上

李德裕在中書不飲京城水悉用惠山泉時謂之水
逝有僧曰水逝有損盛德京師昊天觀後一泉與惠
山水脉相通因取稱量與惠山等乃罷水逝

芝田錄

李昌夔在荆山打獵大脩裝具夫人獨孤氏亦出女
騎千人皆着紅繡襖錦鞍韉鳳靴銀鐙

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夾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

諸色魚蝦號魚藻洞

南康記

韋陟窮治饌羞擇膏腴地藝穀苗以鳥羽擇米每庖
中所棄其直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

筓

元載造芸輝堂芸香草也白如玉入土不朽爲屑以

塗壁設紫綃帳凝冬風不入盛夏自清涼

唐蘇鸚鵡演義

張功甫是張循王諸孫園池聲伎服玩甲天下嘗於
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半
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王簡卿侍郎嘗
赴其牡丹會云衆賓旣集一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
云香發未答云已發命卷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
座羣伎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
白凡首飾衣領皆牡丹首帶照殿紅一伎執板奏歌

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卷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衣與花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樂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

矜率

東方朔初來上書曰臣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鍾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已誦四十四萬言又長服子路之言年二十二長

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

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十六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尹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傲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

戴叔鸞論議高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與爲比答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

無獨步天下誰與爲偶

韓遂請與曹操相見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

智耳

魏志

伏玄度在桓公府有文名孝武當大會伏與坐還下車呼子系之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臣否爲人作父定何如

張賓謂昆弟曰吾智策識鑒不後張子房但不遇高

帝耳

崔鴻後趙錄

燕主垂議伐西燕曰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終

不復留此賊以累子孫

王僧虔戒子書曰王氏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

王融謂劉孝綽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

王融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生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

崔浩纖妍白皙如美婦人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

王敬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徐孝嗣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壁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張融還鄉詣王儉別儉立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王前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為慕勢而君趨士豈不善乎

張融善草書帝謂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荅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張融嘗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

文帝問顏延之以其諸子才能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曰其

狂不可及 姓氏英賢錄

沈深見王儉詩曰王令文章大進丘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

吳邁遠好自誇而蚩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檀超聞而笑曰昔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季緒瑣瑣焉足道哉至於邁遠何為者乎

袁淑見謝莊赤鸚鵡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

齊席毗清幹之士嗤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譬

魚戶類林 卷之六
若榮華須臾之玩耳，豈比吾徒千丈松，常有風霜不可彫悴。劉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席笑曰：可矣。
顏氏家訓

游雅，字伯度，小名廣頭，好自矜誇，凌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素輕允，允不以為恨。允將婚於邢氏，雅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廣頭。

袁粲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謂周旋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鍼藥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眾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試飲此水矣。

孫奉學淺行薄，邢邵嘗謂曰：須更讀書。奉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一萬。

北齊崔儼自恃才高，大署其廬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入此堂。

劉晝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日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

魏收從叔季景有才學名位在收前頓丘李庶謂曰
霸朝便有二魏收對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耶輸之比
卿耶輸庶之癡叔也

魏收云我視沈約正如奴

關東風俗傳

表嘏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嘗語徐太尉云我詩有生
氣須人捉着不爾便飛去

詩品

鄭仁表豪爽有文以門閥文章自高嘗曰天瑞有五
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皮日休傲誕自號間氣布衣

北夢瑣言

東坡云爛蒸同州羊灌以杏酪食之以七不以筋南

都撥心麵作槐葉溫淘糝以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稻
薦以蒸子鵝吳興危人鮓松江鱸膾既飽以廬山康
王谷水烹曾坑鬪品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東坡赤
壁前後賦亦一大快

志林

詆毀

劉荆州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言如
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乎

明帝時謗書謂臺中三狗睚眦不可當一狗憑點作

蛆囊

三狗謂何晏鄧粲丁謚也
點曹爽小字謚尤阿爽

孫綽嘗鄙山濤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

隱。若以元禮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

孫盛與桓溫賤。州遣從事觀采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

庾信至北。唯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何如。信曰。唯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犬吠耳。

孟顛事佛精懇。爲謝靈運所輕。嘗謂顛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公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

劉瑀出爲益州。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峻書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清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

向使齋帥以長力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正恐匈奴輕漢耳。

劉秀之爲丹陽族子瑀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

王奐爲僕射。劉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途。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

丘靈鞠嘗詣褚彥回。彥回不起。曰。比脚疾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

鉢。

何尚之致仕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

尚之不能固志。表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焉。

卞彬好飲。仕不遂。乃著蚤虱蝸蟲賦。皆大有指斥。又為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要。羊謂呂文顯。猪謂朱隆之。鵝謂潘敞。狗謂呂又度。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羣浮閭水。維朝繼夕。律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

武儒衡為中書舍人。時膳部郎中元稹知制誥。因宦官魏弘簡進。不由宰相而得掌誥。時論鄙之。儒衡因

會公堂。有青蠅集於爪。忽怒擊去之。曰。適從何處來。集於此。一座愕然。

王及善才行庸猥。為內史。號鳩集鳳池。

朝野僉載

排調

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日晏不來。東方朔拔劍割肉。謂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朔再拜曰。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

復賜酒一石肉百斤

先主時天旱禁私釀有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罰之簡雍與先主游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與私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私釀者

西使張奉於孫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嘲澤澤不能荅薛綜下行酒因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勾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奉無對以張裔爲留府長史謂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

得休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

顧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爲戲弄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致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槌脚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晉陽秋

苻堅與諸征鎮書曰晉士平吳利在二彥今克襄陽僅得一人半耳

謂釋道安習鑿齒二人齒跛一足故戲之

殷淳與何勛共食淳羹盡勛曰益殷尊羹勛司空無忌子也淳徐輟筋曰何無忌憚

焦氏類林 卷之六
盧詢祖初襲爵大夏男。朝謂大夏初成。詢祖應聲曰：且得燕雀相賀。

沈昭略嘗醉日晚負杖至婁湖苑。遇王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

人或勸柳津聚書。津曰：吾嘗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

高爽經途謁晉陵令劉禧之。禧之了不相接。俄爽代爲晉陵令。禧之迎贈甚厚。爽受餉。荅書曰：高晉陵自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應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邪？

荅人問所以曰：劉禧之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湘東王嘗遊江濱，歎秋望之美。劉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應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邪？

朱异年二十出都，詣沈約。約面試之，因戲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惟有文義、碁書、卿一時將去。

楊素與牛弘退朝，候白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輩爲牛羊下來邪？

范曄撰和香方，其序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

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柰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所言悉以比朝士。麝比虞仲文。零藿比何尚之。詹唐比沈演之。棗膏比羊玄保。甲煎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沈實易和以自況也。

裴子雨爲下邳令。張晴爲丞。二人善言語。曾論事移時。人吏竊曰。縣官甚不和。或問之曰。長官稱雨贊府。道晴如此。終日不和也。南部新書

李繪使梁與梁人爭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自黃

帝在十四姓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座皆笑。

何敬容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作文。容字大爲父。小爲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

劉夢得守連州。替高霞寓。高後入爲羽林將軍。有殊眷。附書夢得欲請自代。劉荅云。昔姬行山中。遇虎。虎舉足示姬。見有芒刺。爲拔之。虎感奮而去。及歸。擲麋鹿。狐兔於姬家。無虛日。一旦忽擲死人入村。人執姬爲殺人。姬說前事得釋。乃登垣語虎曰。感則感矣。叩首大王。莫更拋人來也。

唐有工人姓方好矜門地所方姓貴人輒認為親或戲之曰豐邑方相何親遽曰再從伯氏戲者笑曰既

是方相姪只堪嚇鬼
武后時裏行御史聚立門內有令史不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數之然後受罰謂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衆羞赧而止

國朝載記

陳亞性滑稽知潤州幕中有上官弼為亞所親任滿將去亞曰何以教我弼曰郎中才行無玷但調謔過差亞曰君乃上官弼也如下官口何弼笑而去

蔡君謨戲陳亞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應聲曰蔡襄無口便成衰

張師正倦游錄

盧肇就江西解試未送以啓謁試官曰巨鼈負鼈首冠蓬山試官曰昨恨以人數擠排焉得首冠蓬山邪肇曰頑石在上巨鼈戴之豈非首冠一坐大笑

撫言

假譎

子圍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賚於君也因謂太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韓非子

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試引之中闕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故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

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別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別跪走退及夷射去別跪因捐水郎門霑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呵之曰誰溺於是別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

韓非子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

韓非子

清河胡常與翟方進同經常爲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議論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郤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尊讓已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

翟黼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以高第者補之黼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惟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荅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僕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移病不試由是黼對第一拜尚書

太史慈在郡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時州章已去郡恐後之求可使者慈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用求通慈曰章題署得無誤乎取來視之吏因爲取章慈便敗之吏大

呼慈與語曰君不以相與吾亦無因得敗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受其短

司隸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取焉諸婦教以將軍貴人重志節宜數涕泣以示憂愁也若如此加重馮氏后見術每垂泣術果以爲有心益寵之諸婦乃共絞殺陷之于廁言其哀怨自殺術以其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殮

典論

宋孝武嘗與顏師伯樗蒲帝擲得雉大悅師伯後擲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師伯爾日一輸

惡極

百萬

宋文帝遣到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帝晏會有歸化人在坐帝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有幾許琛詭辭答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秘不言多少帝既發問追悔失言得琛此對甚喜

王瑩代謝超宗爲義興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瑩父懋求書屬瑩覓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荅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賓客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鮓美鮓麇臍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

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言瑩供養不足坐廢

高平郗紹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曰卿各位貴達我寒士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爲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遂行何書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事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劉仁之外示長者內多矯詐其對賓客破牀弊蓆麈尾

飲冷漿衣服過惡每於稠人廣衆或搗一姦吏或縱一孤貧淺陋者皆稱其美

牛弘奏求遺書劉炫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下獄經赦免

魏寧以善推祿命徵爲館客武成以已生年月託爲異人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

周武於雲陽寢疾召姚僧垣赴行在所柳昂私問曰至尊脉何如曰天子上應天心當非愚臣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

姚崇天資權譎始爲同州張說素憾諷趙彥昭劾之及崇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款他日朝退衆皆趨出崇曳踵爲有疾狀帝詔問之對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其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車出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於是說出相州

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好諛謂適之曰華山上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疎信其言他日從容爲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故不敢以聞帝以林甫爲愛已而薄適之

慕容彥超為秦寧節度使。好聚飲。在鎮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為偽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金帛於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於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為之。皆鐵為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

紕漏

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緇者。援而入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君雖亡緇衣。此實吾所自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昔吾所亡者。

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
呂氏春秋

涓石梁好畏。見已之影。以為鬼而驚死。

桓帝侍中廼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與含之。雞舌頗小。辛螫。不敢咀咽。嫌有過。賜毒藥。歸舍辭決。家人哀泣。莫知其故。僚友求眠其藥。出在口香。咸嗤笑之。
應劭漢官儀

桓帝時。人有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記文。人不能為作。因語曰。梁國葛龔者。先善為記文。自可為用。不煩更作。遂從人言。寫記文。不去龔名姓。府公大驚。不答。

而罷歸。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邯鄲氏笑林
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疵罪狼籍，郡舍涵軒，有
奇巧，載之以歸。

張角作亂，向栩上便宜，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
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

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
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

王思性急，嘗把筆而蠅在筆端，彈去復來，思怒起，逐
蠅，不能得去，取筆壞而棄之。魏畧

晉王與蜀後主禪晏，作故蜀伎，傍人皆為感泣，禪喜

笑自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
正聞之，謂禪曰：若王後問，宜泣。對曰：先人墳墓在蜀，
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禪對云云。
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曰：誠如尊命。
王凝之事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凝之謂民吏曰：
不須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
不設備，遂為恩所害。

齊主問南陽王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聚蠍於皿
器，置狙其中，觀之極樂。帝即命夜索蠍一斗，比曉得
二、三升，置浴斛，使人裸臥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

觀喜噓不已。因讓綽曰：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東昏於苑中立店肆，以潘妃爲市，令自爲市吏錄事。將鬪者就潘妃罰之。帝小有得失，潘則與杖，乃勅虎賁不得進大荆子。

北齊源師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何如？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

王昕好清言。在東萊時，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邢邵見文襄說此，以爲笑樂。昕聞之，詰邵曰：卿不識造化，還

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

有客姓吉，詣何敬容，問卿與邢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袁淑嘗詣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衮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爲作才語見向。

張融與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旣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善論事而繆於決判。時嘲之曰：

說事卽喙長三尺。判事則手重五斤。

朝野僉載

游雅與陳奇爭論。惡而黜之。高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爲與野儒辨簡牘章句。雅謂允私。奇曰。君寧黨小人也。取奇注論語。孝經。燒於廷。奇曰。公貴人。不

乏樵薪。何乃然。奇論語雅。後陷之於法。王起改太子少師。起治生無檢。所得祿賜。爲童婢盜。有貧不能自存。帝詔益仙韶院錢。議者謂與玩臣分給。可耻也。起賴其入不克遜。

百官志

郭祚領太子少師。從世宗幸東宮。明帝幼弱。持一黃瓠出。祚奉之。時號祚黃瓠少師。

後魏書

庠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

并州一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詭撤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醜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

路。

顏氏家訓

劉道基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嘗謂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何意道基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陽俊之多作五言歌。詞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侶寫賣不絕。俊之遇於市。言其字誤。取而改之。賣

者曰。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輕敢議論。後之大喜。自言有集十卷。雖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

雍州刺史劉韞。人才凡鄙。使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玩。以圖示蔡興宗。興宗戲之。指韞形問曰。此何人在輿中。韞曰。正是我。

郭弘霸爲右臺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形於色。請視便液。卽染指嘗之。因賀曰。凡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元忠惡其媚。暴語於朝。

皇甫湜卞急。嘗爲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未至。嚙其背血流。

唐書

東丹國長子突欲奔唐。賜姓李。名贇華。工畫人物。鞍馬。習舉子。能爲詩。每通名刺云。鄉貢進士黃居難。字樂地。以擬白樂天。

令狐綯爲相時。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吝其族。由是遠近爭赴。至有姓胡人亦冒之。温廷筠戲爲詩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名。

元豐命楊傑定樂。傑欲消王朴舊鐘。意新樂成。雖不善。無舊鐘可校。詔不許。後輔臣至太常按試。前一夕。傑乃擇朴敝鐘陳之。一樂工不平。夜潛易去。明日輔

臣至。僕厲聲曰。朴鐘甚不諧。使樂工叩之。韻更佳。乃大沮。

張觀知開封日。巡者得犯夜人。捕致之。觀據案訊曰。有證見乎。巡者曰。若有證見。亦是犯夜。左右無不大笑。梅聖俞俞碧雲云駁

惑溺

築伐岷山氏岷山氏女於築二人焉。曰琬曰琰。築愛二女。斲其名於苕華之玉。於傾宮飾瑤臺居之。竹書紀年越謀滅吳。有美女二人。一夷光。一修明。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吳王目若雙鸞。鳥之在

輕霧

拾遺記。夷光修明。卽西施。鄭旦。

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三千人。充之。建章未央。長樂輦道相續。使三婦知書者爲僕射。大者領四百人。小者領一二百人。皆自然美麗。不施粉黛。漢武帝故事

武帝宮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花皆翻落。置麗娟於明離之帳。恐塵垢涴其體也。帝嘗以衣帶繫其袂。閉重幕之中。恐其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爲珮。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云骨節自鳴。相與爲神怪。洞冥記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

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發痼疾乃作美人賦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誄傳於世

西京雜記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昭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爲當時

第一擅寵後宮

西京雜記

成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池中起爲瀛洲樹高四十四尺帝御流波文縠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

簪擊玉甌令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后順風揚音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爲我持后無方捨吹持后履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他日宮妹幸者或襃裙爲縵號曰留仙裙

飛燕外傳

后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爲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

飛燕外傳

荀奉倩娶曹洪女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後婦病亡傅嘏往弔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奉倩曰生人難再得痛

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

和士開說武成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從橫行之卽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

後主令狎客賦詩采其尤豔麗者為曲調畧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皆美孔張顏色張貴妃髮長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鑑聰慧有神彩每瞻視盼睒光彩溢目映照左右常於閣上靚妝臨軒檻宮中望之飄飄若神仙

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即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后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何佟之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遍猶恨不足人稱為水淫於時又有遂安令劉澄為性彌潔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橫草水剪蟲織百姓不堪命坐免官

元載寵姬薛瑤英幼啗香肌肉皆香載處以金絲却塵褥

李後生寵小周后嘗於羣花間作亭幕以紅羅押以玳牙雕繪華侈而制極迫小僅容二人母與后酣飲

其中他寵嬖莫與也

南唐書

李納性卞急酷嗜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密以棋具陳於前納觀便欣然改容取子布筭都忘其恚

孫何性落魄而酷好古文爲轉運使政苛急州縣患之乃求古碑文字磨滅者數本釘於館中孫至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嗅之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

焦氏類林卷之六

卷一